

王琦瑶-城市的代言人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杜沁

[摘要]《长恨歌》通过描绘上海女性王琦瑶的一生，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都市景观和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内涵，见证了上海的悲欢与成长。

[关键词]女性；城市；时尚；务实

小说《长恨歌》描写了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漂泊而哀婉的一生，这个风华绝代又满怀沧桑的角色“不是一个人，而是化开来，弥漫和洋溢在空气中的一个灵样的东西”。王安忆通过这个灵样的东西，道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在王琦瑶身上，我们能看到上海女人恬淡的风情，精打细算的实在，乱中求稳的坚韧，在这些女性特质的背后，我们触摸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在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化、社会主义化、全球化种种进程中的时尚、精致和坚韧不屈。

一、女人、城市

关于《长恨歌》的写作目的，王安忆表示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東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那么，为什么作者选中王琦瑶这个既平凡又特别的女人来刻画城市呢？

在王安忆看来，城市对于女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2]于是，离开土地，走进更加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农业社会对女人体魄的苛刻要求被卸下了，女人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认可和发挥。城市物质文明的发展唤醒了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开始正视自我的内心需求，开始试着去改变自身的依附地位，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在城市生活中，女人的灵巧与温柔化解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一切的政治都溶解在柴米油盐中。女人赋予城市平淡过日子的格调，城市给予女人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两者水乳交融，互相增添了新的含义与诠释。

小说分三个部分讲述了王琦瑶的一生，第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旧上海场景；第二部分是新中国的“十七年”时期；第三部分是文革结束到九十年代。贯穿整个故事的是这个女人和这座城市的意象的相互牵连，风云巨变的社会背景退居幕后，个人的哀乐得失在绵长的岁月中趋于平淡，上海的城市内心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徐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愠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3]王琦瑶从弄堂里走出，是城市中最普通、最具代表性的市民阶层的一员，她被上海所塑造，成为代表这风流城市艳情的最基本元素的上海小姐，走上了上海女性走过或期待走的路。在这漫漫长路上，她体会着这城市变化的疼痛，保存着这城市的精义，追思着这城市的往昔……她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感受，她与城市交织着，见证了城市的悲欢与成长。



二、女性视野中的城市特质

1、上海，时尚之都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成为了号称“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会，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区域截然不同的充满魅力的世界。摩天大楼的线条和装饰艺术风格暗示着金钱与财富，散发出时代精神；兼有消费和娱乐功能的百货大楼具有狂欢和时尚的气息；咖啡馆里昏暗的灯光流连着小资的情调；舞厅则洋溢着灯红酒绿的世俗……汽车、洋房、无线电收音机、雪茄、香水、高跟鞋、瑞士表、法兰绒套装，有着“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不折不扣的时尚之都。

上海的时尚是中西合璧的时尚。比如弄堂里的闺阁，是变了种的、杂糅的闺阁，“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它也将男女大防，也将女性解放。出走的娜拉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心里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姆妈要她们嫁好人家，男先生策反她们闹独立，洋牧师煽动他们皈依主。橱窗里的好衣服在向她们招手，银幕上的明星在向她们招手，连载小说里的女主角在向她们招手。”[4]

上海的时尚也是人心的时尚。这个城市的女性是颇有些不服输的志气和追逐时尚的韧性的，“她们目睹这城市的最豪华，却身居中流人家，自然是有些不服，无疑要做争取的”。[5]身居小康人家的女孩子们是向往着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的，因为那里是时尚的主流，是风花雪月的精华，是她们的梦想，她们的野心。于是，她们追随潮流，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她们才得以实现的”，“她们无怨无艾的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

上海的时尚还是宽容的时尚。虽然弥漫着混淆视听、暧昧阴沉的流言，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还是多了几分包容。对于王琦瑶这样一个沉浸于怀旧，不肯与时俱进的人，城市并没有迫使她在时局的动荡中死于非命，而是留了一条狭小的空隙让她退隐于世，在时代的边缘平静度日。她是有着不光彩过去的上海小姐，她是背负着未婚生子屈辱的单亲妈妈，但是“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却从来没有麻烦过她们什么，甚至有些怜惜和照顾”[6]。王琦瑶在这城市时尚的眷顾下，依然可以平淡而不失乐趣的生活，甚至成为年轻一代沙龙的主角。

王琦瑶时代的上海，是摇曳着风花雪月的，它时尚的巅峰便是上海小姐的选举。“最漂亮的时装穿在她们身上，最高超的化妆术体现在她们脸上，还有最摩登的发型，做在她们头上。这就像是一次女性服饰大博览……她们是这城市的精髓，灵魂一样的。平常的日子里，她们的美洒染在空气里，平均分布的，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她们集起精华，钟灵毓秀，画下这城市最美的图画。”[7]这样的时尚美轮美奂，含意颇丰，难怪令人心驰神往，念念不忘。

2、生活在实处

王安忆说沪剧“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诉着悲苦。这悲苦是没米没盐的苦处，不像越剧是旷男怨女的苦处，也不像京剧的无限江山的悲凉。”这是一句精当的比较，上海就是要把什么都往小里做，一心一意要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上海的市民，对于政治就都成了边缘人，比如王琦瑶，“不免有些前朝遗民的心情，自认是落后时代的人，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对国家和政权。”[8]在时代面前，她是隐忍退让的，没有叛逆，没有个性的追求，更没有在革命中解放自我的勇气，而是躲在城市的一角，营造出自己与世无争的小天地，聊聊闲话，打打麻将。王琦瑶固然是做不了英雄的，但是“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9]，因此，王琦瑶们的务实才是托起这座城市的根基。

王琦瑶的生活处处体现着上海人的精细与务实。与朋友们围炉夜话时，要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有时还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如果在炉子上做蛋饺，则是要把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



金橘饼、桂花赤豆粥都是过日子的调味品，盐水虾、白斩鸡、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蛭子炒蛋则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家常美味。再说到服饰，更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那是丝丝缕缕、霓裳羽衣的世界，对衣服的缝制可是一个针脚也不许错，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不可差半分毫厘，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认真，让人体会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快乐，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王琦瑶在为人处事上是极精明的，少女时代就很懂得人情世故了。她天生有几分清醒，便学会了含蓄和沉着，她做人的方式就是越有吸引力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当她的照片刊登在《上海生活》上，成为女校人尽皆知的名人时，她仍然一如常态，不骄不躁的忽略流言。在上海小姐初选时，王琦瑶是漫不经心的，她的不认真是用来保护自尊心的，只有将这认真做到底才能保住自己不受伤。后来在与严师母等人的交往中，王琦瑶也是处处小心，步步为营，请客时做的菜既不掉自己的面子，也是没有一点要盖过严师母的意思；出游时的打扮则是选择收敛的花色，浅灰的颜色，以免过于隆重，好像要和严师母比较似的。此外，王琦瑶对任何人都有所保留，即使女儿也不例外。金条的存在，她始终未向女儿提半个字，因为女儿花钱没有节制，更因为那是自己后半生的物质保障。王琦瑶就是这样精打细算，从容不迫，又不卑不亢，她的精明其实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生存能力，总能善待自己也体贴别人，是为人处事中合情合理的一种小智慧。

3、城市的精神

王安忆擅长描写女性，尤其擅长描写为生存而努力的平凡女性。她认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10]

在传统文化中，男性通常是正直无私、智勇双全的救世主与保护神的形象，而女性则是柔弱可怜、温柔多情的需要男子保护的弱者形象。可是王安忆在小说中却常常颠覆这种传统的“男强女弱”的界定，使女性成为了能够从容应对生活的强者。

“上海的女性心理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11]王琦瑶正是有这股子硬劲的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从小衣食无忧，十几岁便一举成名当选上海小姐，是何等的荣耀！其后入住金银堆砌而成的爱丽丝公寓，又是何等的风光！王琦瑶的前半生可谓在繁花似锦的簇拥中享尽旧上海奢华迤迤的风情，可是随着李主任的逝世，王琦瑶不得不与昔日的风华告别，尝尽繁花落尽后的苍凉。然而，王琦瑶没有倒下，她几乎连怨言也没多半句，洗尽了铅华，重新回到她曾一心想走出的弄堂，开始靠为别人打针自谋生路。昔日的光环虽然不再，可王琦瑶的日子依然过得精致讲究，有声有色，这种淡定的背后是脉脉如水的坚韧。此后，面对爱人的软弱，王琦瑶独自生下了女儿，并在流言的琐碎与生活的压力中将女儿抚养成人。的确，面对人生，王琦瑶总是温婉得逆来顺受，可她却从生活的种种磨难走了过来，走的还是一条比普通女人更为艰难的路，不能不说这背后需要莫大的勇气与韧性。

王琦瑶一生坎坷，不断的碰壁，又不断的追寻，她那随遇而安中的一点坚持，柔弱顺从中的一点强硬，正是上海女性的代表，也是这座城市在风雨飘摇中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之所在。

《长恨歌》将上海的“精魂分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又从这些东西里提炼出一个完整的魂，上海沧桑的背负者——王琦瑶”[12]，王琦瑶的成长就是上海人在特定的阶层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做出选择的过程，她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选择了城市，选择了时尚，选择了务实。王安忆通过对王琦瑶精神特征的描绘，对城市人物的悲欢得失的书写，展现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变迁，构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日常景观。

